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外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桑　英

東萊外集卷五

宋　呂祖謙　撰

拾遺

題真覺禪房蘆

何人夜折茗溪雪吹落山堂寄清絕夢回軒檻非人間一岸扶疎碎殘月秋風索索秋意晚葉外參差明疊巘頗似江南短棹歸平沙鴈落汀洲遠蒼濤遠窓碧玉寒中有漁父千古闇知君胷次五湖濶波聲髣髴游杏壇少林之孫韻枯

木避世避人何用逐渭川謾復千畝多江上由來一渭足

再賦真覺僧房蘆三首

湖山近減江潮趣寂歷頹垣仲蔚蒿縱有秋風何處著
遶籬無葉起蒼濤

屋角清渠瀨淺沙風斜雨重倒蒼葭沙鷗不下投前浦
塞鴈重來失舊花

清曉霜鍾喚客興餘聲知度幾稜層闕
時見憑欄一兩僧

漢銅弩機歌

甘泉宮中烽火催武庫掣鏁殷春雷山西都尉部千弩意氣欲壓天山摧朔風慘慘隨旗尾角聲滿天日色死眼吞單于方發機南風不競羽倒飛血視空拳尚思戰邊庭無竹可續箭斷絃已作塞上塵零落銅牙時一見土花蝕盡繆篆青千年遺恨今未平雕鞍過盡不回首落身几按依書檠鮮苔暗淡生古色中有少卿千斛力從漢至今無大黃婦翫兒嬉固其職長平箭頭豪士憐

赤壁折戟傳青篇古來慷慨共如此脫畧形器求天全是機雖缺神凜然想成風沙射鵰天徑欲匹馬南山邊何必一臂三十拳

晚步溪上

踈踈屐齒印平堤露着烏紗客未知別浦歸舟爭占岸横林宿鳥自分枝開張漁父胷中趣漏泄騷人句外悲會與清溪約長夏風簾水簟荅漣漪

秋日

堂下梧桐樹清陰欲滿簾風前數葉落枝外幾山添世故真難犯幽棲不用占新凉入書幌好在鄴侯籖

夏夜

晚市收聲盡虚堂一味凉炎蒸渠酷吏閒靜我羲皇露沐疎螢濕風梳細草長興移無定在隨月轉胡床

應春坊輓章

鉛槧青燈夜貂鈴紫塞秋請纓雖拜疏投筆未封侯幛白風煙慘旗丹霧雨愁從來桑梓接助輓不成謳

和虞仲逸初夏懷黄巖村居

幾曲江村雨外明釣磯漁屋入新晴叅天喬木淺深緑蓋水圓荷先後生歸夢每煩春鳥喚故林可怨曉猿驚功成共祖東門道不負溪山舊主盟

次前韻荅石秀才

幽軒返照可窻明政用髙談荅晩晴共聽銅瓶秋雨急不知石鼎曉雲生清詩未讀心先醉别日無多夢已驚聞道烏衣盛文史秖愁異姓後宗盟

效進士作三年通一經

歲月去如矢橫經徒慨然誰能通一藝真不負三年用意窺園外收功刻楮邊幽光回蠹簡新意出陳編上相黃金重諸儒白首鮮同聲不同調嘆息伯牙絃

橫山吳君佚老庵記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輯杖立於前縈闈竊語於階者曰綦壠繩畦坻栗京稼籌詩笄掛壁萬貨四湊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

少進至於門閭行語於塗者曰豐林遼宇尊俎靜嘉鷗鷺不驚風月相荅此吾豪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閧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既楙既惠秩壺以禮既序既飭此吾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吴君為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何如吴君曰階得吾粕塗得吾漓塾得吾醇出浸遠而說浸近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也畏嶠登輿身閒心慄厭市築墉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閾以往肩頳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

升尫痟困僊呻吟交於大逵専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相族黨愒勞振之已責紓逋同其佚於是鄉則盡横山表裏皆君佚老庵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童奴陷其說於壁間以為券

送張孟遠序

僕生而底滯少長嗜學失其指益以自愚坐一室頽然移日足欲跨户限若有縶而留之者郡邑教條風土謠

誦隨聽隨忘謾不省何等語諸公長者歲時聚會或賜餘瀝顧視左右頡頏作氣長飲大啜目眩心悸慼慼不安席酒一再行輒自脫歸里中豪浸羞與予伍雖予亦毒之狀其疾謁諸人方屢試竟不售有自衢來者詫以吾鄉有偉男子橫厲超軼絶出無輩是殆能瘳予之疾徐舉其爵繫乃吾同年友張孟遠也予聞自喜鋭欲往從之遊既舂糧矣而孟遠在門予益喜過望與之上下論議明雋閎達舌端河漢一落千里未改旬自視胷中

隘者寛窒者通狹者廣向之缾罌今浸化而爲甕盎矣向之沼沚今浸化而爲澗溪矣方幸其若是也孟遠遽告行引紙操筆將以酬孟遠之勤府藏單竭豪征縷斂卒不得一語意慚甚客從旁解之曰子不聞陶朱公之語乎陶朱公之友以窶聞於楚陶朱公往過之欲别謂其友曰何以餞我其友曰吾終歲飧不滿子一飯費前馬後乘劒佩鏘鳴供子指呼役者乃吾疇昔震梟不敢仰視者也子不能捐萬斛之升斗以起吾病反於我乎

索忍人哉陶朱公曰是所以賜我也汝之陋在吾則為儉汝之懾在吾則為恭貧之病富之樂也敬再拜受賜以益遠之贍於學而道今古角詞章於其前是猶窶人子與陶朱公競富雖市人亦揶揄之儻亟自吐實盡發前日之痼疾而不敢蔽則異時環倉華而第百藥庸知不獲附於下中之品乎子又奚慚僕曰唯

方夫人誌

先夫人姓方氏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楷之曾孫朝散郎

尚書屯田員外郎諱蒙之孫朝散郎知建州諱元矩安人孔氏之女我先君從事郎呂公諱某之配也外王父之沒夫人尚幼服勤外王母左右母子相恃為命蓋生三十有一年而歸於先君又十一年先君即世是時伯姊五歲祖平財四歲夫人提攜鞠育更歷艱苦十有八年然後伯姊始出適迪功郎曾槩祖平亦始得臨安府司户參軍未及祿養以淳熙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不起享年四十有八呂氏自東萊公而下皆葬婺州武義縣

明招山惟我先祖暨先君兆域别在信州上饒縣之德源不肖孤哀荒顛寘未克合祔恐旦暮即死不能終大事亟以次年二月二十日奉夫人之喪葬於東萊公兆域之旁至於夫人志節履行之懿則俟他日詳焉

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

義烏王君璀之夫人同縣傅氏女也縣之第氏族者譜王為右姓族黨根據連都邑夫人來歸小大無違言姑余夫人律閫内甚嚴諸婦屛氣側足候伺顏色少當其

意者獨夫人事之順焉葑源之亂民十百相保聚捍賊

議長皆相顧不敢而屬之王君官軍臨境里中豪効首

虜者率命官嫺戚或說王君無後時夫人尸之曰君居

兵間斬以屏蔽閭井非利之也即拜爵其誰明吾心王

君慨然亟謝罷說者兵解佐王君綜理其家者具有條

秩蓋年七十有五以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終於寢

淳熙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始克葬於鄉之高麓原青口

里二子長安詩將仕郎次安遠三女長適俞持國次胡

延次鄉貢進士周憲孫男女十男曰自昭自强自得自牧自求壻其女孫者曰宣教郎鄂州州學教授俞麟曰國子免解進士何塄曰迪功郎信州上饒縣尉錢遜餘在室曾孫男十二自得久從予遊實來謁銘銘曰

吁嗟夫人蹈渠則兮百世之下安此室兮

為韓尚書作通王氏定婚啓

講舊遊於羣從蚤接茵憑圖嘉耦於諸孫肇修幣聘載蠲吉旦用展多儀某人宦學載初及兹授室伏承某人

德容忝劭協此宜家奕奕梁山顧自慙於樂土湯湯淮水幸將挹於慶源二姓之合於禮為嘉五兩之陳其儀則舊

為洪無競作謝發解啓

奏凱書林願效范文之後入策勲詞壘濫從東郭之先登懼集寵初幸踰望始玉惟夫子志在春秋推善善惡惡之心正尊尊卑卑之分道之將廢閉於王氏之詖淫帝有所興表以光堯之尊信一洗氛埃之蔽再還日月

之明世變風移家傳人誦克對盛時之會允諧公選之求苟非其人不在此位如其者降材謭薄涉道顓蒙叅猶失閏之廢忘識類闕文之舛繆衛多君子瞻畯軌以屢驚曹無大夫顧寒門而自絶凌兢逐隊黽勉終篇方懷外楚之憂忽有進吳之喜反思同業歷數四封辱在泥塗絳縣久遺於舊老不窺園圃廣川尚滯於鴻儒慙有甚於積薪恩實歸於推轂此蓋伏遇某官主盟公道雄霸斯文奉明詔以登賢簡烝髦而報國深嘉曲奬字

踰華衮之榮博采兼收筆或裂繻之誤遂容孱瑣亦預品題其謹當懲戒振矜聿嚴元始敢言得雋之易當念措辭之艱惟升黜之兩端本東西之對設儻如麟獲誦正學於大庭若作鷁飛抱遺經於窮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為吳友聞作謝發解啓

日麗宮槐袍如立鵠霜清圜棘字若棲鴉書雖天府之新心實衡門之舊歲臨大比詔舉儒生電掣星馳走姓

名於四境波飜雷動沸謡頌於九衢奪於外物之光榮成此一時之驕溢靖循其本初無足誇物往貨來豈市廛之異事春耕秋穫非畎畝之奇功得之者既無矜容觀之者亦無羡色以儒獻藝以藝中程是維鈆槧之常蓋亦農商之比矧兹里選甫預計偕前阨春官限三山於弱水遐瞻仕路重九譯於越裳物未售而預伐懋遷之能耕未徧而先眩積倉之富苟有識者豈至是哉如某者綿力薄才淺聞末學黽勉詞場之獻凌兢貢籍之

登退視同儕袖手率多於勝己進當堅敵著鞭敢望於
逾人方愧懼以靡容何罷浮之敢起日虞顛踣仰負作
成茲蓋伏遇其官樂育英髦推揚善類參天杞柳悉由
封殖之勤巢閣鸞凰俱出網羅之獲豈容孱陋亦預選
掄其敢不佩服深知率循古訓始終本末尋探討於大
原用舍行藏付窮通於正命

為人作論旱劄子

臣竊惟陛下側席圖治視民如傷去歲江湖數十州年

不順成憂邮之詔蠲復之令賑給之科丁寧懇惻無所不用其極自秋而冬自冬而春自春而夏哺養鞠育日望一日今麥既登塲歲事有望陛下宵旰之憂亦可以少寬矣臣既竊為陛下今日賀復私為陛下他日慮敢干鈇鉞之誅而冒言之踈賤小臣服役州縣不得與聞闕庭之議妄自揣度去歲數十州旱荒之初闗説陛下之前者意其必有兩端焉固有大聲疾呼言其深可慮者矣亦有隱情匿實言其不足慮者矣陛下明見萬里

弗以不足慮者自寛而以深可慮者自儆軫顧經理變饑為穰此陛下灼知民瘼審於取舍之大驗也臣竊恐向言旱荒不足慮者見今歳之無事遂進說曰曩固嘗言艱食必不甚流移必不多盜賊必不作今前言皆驗彼大聲疾呼者皆增加長大其事以干譽要名耳是宵旰之勤殆為徒勞而爵廩之發殆為虛費也以陛下之明必無敢進是說者臣私憂過計或萬分一有之則於治體所繫甚大請以臣身履目見者折之去歳旱荒之

初凛凛岌岌人不自保焦熬焚灼可駭可愕雖號為大聲疾呼者亦恐重陛下之憂困厄危迫之狀鐫裁減削十僅能達其三四耳自朝廷觀之則似過甚自旱荒之邦觀之則猶恨其有所未盡也其所以度兹艱歲安帖無虞者蓋朝廷周郵條畫如此之詳官吏奔走率職如此之勞豪右傾倒困粟如此之衆而陛下寅恭祗畏昭格天心導迎善氣又有非羣下所得而與者矣使不如是則艱食流移盜賊之憂豈止如始之所陳而已哉論

者苟徒見今歲之無事遂謂向來初不足慮是猶疾愈之人忘其針熨砭治之艱難反疑疾疹本不能傷生如後復有疾可不為寒心耶此臣所以竭千慮之愚而冒進其說也臣願陛下清閒之燕深加紬繹因荒政之告成益知疾苦上聞果有益憂勤兢業果有效天人感格果不誣充是心而擴之天下之事臣知其無難矣惟陛下宥其愚而采其誠

過九江贈同舍陳伯秀 伯秀名芷少與太史同遊三山林少穎先生之

門此詩

異時夫子門論交心獨可晨窻並几案莫禁共燈火同升大宗伯道阻山礉硪淡墨濕棲鵶天開棘闈鎖高張三百丈徧數不及我咫尺判飛沈鵬摶笑鳶墮風塵兩疎闊歲月悲箭笴風吹碁口帆雨繫潯陽柁闕尚一尉旌旗穿紫邏相逢話舊游撥置朱墨夥闕手忘寒温屈指半轗軻官居岸平湖波濤日舂簸飽看五老面此計殊未左山房舊聞名欲往輒不果須君發其藏萬卷

書續坐

為虞丞相謝生日賜生餼表

問初度於疇人尚記攝提之次傳溫言於詔使有來膏餼之頒雖曰常彝實惟渥澤伏念臣久膺誘屬浸迫衰遲勲業無成惜流年之尺璧劬勞莫報慨厚禀之千鍾每於載育之辰愧此多儀之錫繼粟繼肉雖屢省於便蕃食志食功迄兩無於稱塞退而自揆莫知所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覆物以仁馭臣以禮修宣王之考牧庶

物既蕃體羲昜之養賢舊章用舉光華異數蕃飾始生
臣敢不追繹教忠益肩移孝無復遺羙之地永負親恩
惟令含哺之民共均君賜

徐君墓誌銘

明招婺之名山予家三世葬焉負山之民氣俗敦慤樂
田畝而畏官府傲嬉侈麗之習獨不入其鄉予歲時上
冢過其父老或旬月忘返稍稍遣子弟從予游未幾方
領矩步儼然出與郡邑之士齒蓋將繼此益進而熏沐

之則於其親之喪亟問亟弔而又為之銘有所不得已也君諱宗盛字德元以愿樸稱於里閭淳熙元年五月十五日卒享年三十有八明年十二月五日葬於鄉之下車塘君無恙時實命其子一夔來請業及是復來請銘文弊甚矣幸是鄉質之未彫也申之孝弟之義引翼充養於古之學者或庶幾焉苟自厭其質而文華是耆外觀日勝中實日銷則豈父兄所以屬予之意哉遂并書於君之壙以識其初銘曰

父畱子播兮將求其實道阻且脩兮無辱斯石

東萊外集卷五

東萊外集卷六

宋 呂祖謙 撰

策問

問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順故事地察父天母地肇舉郊祀之大典此聖人所以通天地而無間也圜丘方澤之制蒼璧黃琮之薦義匹體鈞載於禮書者初未嘗有輕重然稽之舜典受命甫始肆類于上帝而地則不預焉雖曰望于山川山川者地之别而非其統也武

王庭商之罪首指其郊社不修不過以郊對社而已惡覩所謂郊丘者哉昊天有成命周頌也大司樂周官也頌並言郊祀天地而大司樂則異之以冬日至夏日至之二時其分其合抑將何所折衷也國朝南北郊之議名儒碩學迭相論辯溢於編簡迄未能定於一此固議郎博士之責亦為學者所當共討論也盍深繹郊祀之本參經摭傳歷考前代因革廢置之所繇詳著于篇

問文之時用大矣哉觀乎天文以察乎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所謂文者殆非繪章彫句者之為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冠文於四教之首而行則次焉至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行先文後參兩說而並峙抑將何所取正耶後世以文士名者一觴一詠互相標榜傲誕縱弛至自以不護細行自居嗚呼文與行果兩物而文之所以為文既於是歟記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學者盍深繹之

問兵不從中御將不可數易予其權而久其任固守邊

之本務也疆場之司安危繫焉束以微文迫以峻法朝除暮易炊未及熟又挈挈而之他雖有儁桀何自見其長而騁其材哉廼者朝論以兩淮障塞隣敵建久任守將之畫授之以柄饒之以財解縱繩墨一聽其所為是雖藝祖之邊政固可匹休儷美而無憾也昔羊祜之於襄陽成汭之於荆南張全義之於西洛咸以委專任久變彫荒為富盛得人如數子者固善矣如萬有一不能盡負閫外之寄其可不豫思所以處之哉廼者鎮撫

使之亟拜亟罷其本末首尾皆人耳目所接尚可覆按
者也願詳言之以佐帷幄之餘論
問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所以表天下之善而示無
窮之勸也旦以文名爽以康名閎夭以尊顯揭日月於
有周一代羣臣之上固非墨客𣂏人之所敢議蕭何曹
參同為漢相而何之謚曰文忠參之謚曰懿一多一寡
說者疑其有優劣之辨衛青霍去病同為漢將而青之
謚曰烈去病之謚曰景威一詳一略說者疑其有厚薄

之殊不知當時之君其意果有輕重乎抑無意於抑揚而偶自爾也房魏並以賢佐稱而文昭文正之謚雖無多寡未必不寓隆殺於其間英衛並以武功顯而景武正武之謚雖無詳畧未必不寓厚薄於其間自古人君之追榮將相其處同功一體之人所以每難其一心之公也主上慨簪履之遺而念機軸之舊聽鼓鼙之聲而思封疆之行延者中興以來將相有勲勞于王室者易名之典或未克舉貴之美稱以發潛德之幽光光寵焜

燿固非止如太常之紀大烝之享景鍾之勒而已也顧歷考古今將相之盛烈歷代褒飾之榮觀謚法六家之異同曲臺諸儒之予奪博考徧述以占聖意之所在

答潘叔度

其到嚴已兩旬郡庠亦漸成次序規矩皆無所更改但辰入未歸以身率之而已（不在齋者但回當日食亦不行點齋不到之罰）在學士人樂從者十之八止有八九人教市學者頗相妨（昔時此曹終日在外點授過兩膳時乃來今遂不能爾也）鄭幾道為人自平實但所病者力不足耳程易繕寫今幾何年兄千萬少留主盟俟其寫畢乃為此來不然恐遂散漫不舉也

某官次粗安無足言者張守議論甚平正且虛心從善在今士大夫中殊不易得也如極稱重劉賓之而以王龜齡為未至此一段話最可取世人每以同異為愛憎能平心者甚鮮論胡生知言見處極高而文理密察之功頗有所未到論朱元晦闕

亦未以為然者其他長處亦甚多但相待獨厚恐於同僚形迹已再三懇之更俟一兩日當力言之也張守聞年兄誠篤甚願見他時到此見之似無害易傳刊板更望留意

其官次粗安無足言者程易既下手則畢工會當有期因見點對諸公告時勉厲之不惜前勞則無後悞不特刊書闕也下訪之期未有日否雖夢寐誨約恨聲音之遲然若得勉留三四日過至節乃行得此書粗有端緒尤幸叔昌得暇能偕行否郡庠漸就緒亦無撓規矩者加之歲月須畧可觀也

又

林譙之以繳新端除目遷工侍次第須決去就此舉過

江後未有也平昔保任此老果不負所期可喜闕日來時事變更疑畏者頗衆然有心於避禍終不若無心於任運耳

與劉衡州子澄

某屏居却掃幸無他撓讀書亦不廢常課但終欠講論之益耳朱丈許春間偕爲温台之游甚恨尊兄在遠不得同之也外祖像上納偶南安便行甚遽㬉此承問

某杜門久不聞問日深馳系病體已成癈痼不復可料

理但靜養順聽為况却安適也荆州之計念之至今心折祭文録去所欲言者盡在是矣聞朱丈往相招不知曽成行否講論想甚樂病中只有仰羨爾叅預處聞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嘲譙雖意在諷切然便無誠篤厚重氣象未必能動人也偶除故官其不可出人人所知但一沓控辭酬應芥甚匆匆作此他惟為道義加重

與李侍郎仁父

淇津亭請違又復改月惓惓已不勝瞻仰即日初冬凍
雨恭惟舟御所次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淇冗食東
觀偶未汰斥經年陪侍誨席所以受予教督周浹隆洽
一旦驟遠函丈頓覺孤跡煢然無依雖强顔官次意緒
怱怱如有所亡也武陵合符猶在來春莫若小愒鄂渚
為度歲計文潛既到凡百當能調護況舊治種種人情
想不至落泊也連日風雨舟行計亦齟齬不知寢食亦
安穩否念念煢然動心所恨微官束縛不得身護行李

惟一味馳鄉而已便介亟行匆匆附起居向寒惟祈厚
為斯文崇護以俟陽復泰亨之寵
其官次猶遺但塊處索居所懷偪塞無與紓寫默默隨
羣寖就頹弛日積愧靦比復同舍例攝省戶偶占禮曹
雖目前文牘極清簡然稍有討論便繫典禮責諉政自
不輕也開府之始酬酢經理想亦小勞區畫飄颻江渚
之久今行李既遂按堵亦可少就休愒也遠方人士亦
有可與語者否史事諸志自冬春來雖各粗成編沓然

首尾不完節目斷絶殊未有次序今期限在冬末已是第三次展不免趣辦第恐牴牾處多耳徐鍇通釋紹興本近方得之比館中本闕十卷蓋此書本名說文繫傳各分子門其前三十卷謂之通釋乃印本所有後十卷各別有名乃印本所無今謹抄録送去但此本蠧蝕闕字極多若得暇以說文參校義理亦可推尋也湝義縈編年謹納上唯伯祖履歴及其他文字累往家叔處取猶未到當更趣之纔得即尋便轉致次仲信祠禄文字

前此與傅景仁同將上獨見却埶須更待少時耳季修
閒尚留蜀中莫非久還侍旁否近事邸報中可得大略
周丈自春來請去之章已四上李壽翁亦以病告經月
陳能之入史院一日即得眩瞀之疾迨今未平大抵目
前善類或去或病悒悒殊鮮況也武陵民淳事簡公退
想多閒暇長編莫曾下手再整頓否遠地士子固難得
亦有可與語者否建茶三十夸謾助午啜敢幸笑留所
諭長編乍到固知多事今條教既定莫漸可整頓否雖

遠方難得人商榷然暇日極難得似不可放過也
其官次粗安無足言者但自違函丈胸懷偪塞無所發
紓雖猶黽勉於此寡耦少徒殊鮮味也艤舟許時啟處
飲食豈能一一安適俯領郡寄固亦少阻歸輿但進退
逶迤上可以見君子體國之意下可以杜塞不見察者
之議蓋未為失策也地理志以其方出殿幞竢假滿當
詳閱討論當已無遺恨茍猶有合增補處即一面與周
丈共議修入却續拜禀次通釋比從姚倉求本會其行

部猶未送到當更趣之所闕卷數比因館中修書目却

尋得全本但有脫方字處極多當併録呈次舍人伯祖

履歴以家叔自南安歸有失子之戚俟其悲傷少定當

可得也潘義榮文字亦當更趣潘監鹽政恐未必曾纂

集耳史事猶有五六志全未有涯勢須展限人情易得

因循殊未可期也鄭景望出守宛陵於養親極便但館

中益覺索寞耳陛辭所論甚剴切良可敬也廷對讜論

者率在高等蜀士亦有數卷甚奇但幙中不敢錄本耳

武陵民淳事簡黄堂必甚優游長編既已斷手莫若及此暇時參訂修潤整頓凡例刋削枝葉兩存者折衷歸於一是遂為完書若秪廣記備言以待後人恐年祀浸遠未必能明今日去取之意使千載有遺恨良可惜也異時復還禁近筆削之上便不能專此似不可失耳所欲布陳者何限要非無量能究鄉風不勝惓惓

某官況碌碌粗遣日來史限迫趣率常宿館中舛錯毛起猶未見大功諸甚恨函丈在遠不得一一質正也武

陵民淳事省當可卧治亦有佳士可共語否龔參父子
沒於瘴氣相自傷劉樞亦復不起善類甚惜之也張欽
夫帥荆南不知已到官未同在一路凡事可相應接亦
非小補也陳丞相有奏事之命猶辭免又未知到闕去
留如何劉文潛在桂為况何似亦時相聞否劉子澄已
外除諸公莫為言者近得渠書只欲求祠也
其官次竊禄凡百煳遣史課雖粗不廢第同舍遷易不
常猝未就緒北扉雖有其志而力不足每相與浩歎共

思去歲合堂同席之樂也閘復刊緝長編條例當益嚴密弟恨阻逺不得陪侍筆削爾李羣玉詩謹抄録拜呈餘金併往向來說文繫傳非特校對草草政以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張欽夫不知已到荆南否朱元晦辭南康已有不許辭免便道之官指揮不知竟肯起否劉子澄已從吉此間娼嫉者頗衆埶不過得一倅又未知闕次何如爾

史事諸志近略見涯緒但職官選舉一兩志未就條理
耳同舍去來不定故難見功也黨籍本末想類次已成
編謝上蔡曲折當以問朱元晦得報即拜稟近聞辰守
微有齟齬雖未得其詳其竊謂邊防經理雖不可緩要
須中外相應乃可展盡苟或未然不若姑隨時蒐補因
仍舊貫之為善也

某歲晚忽感末疾重為醫者所誤既投熱劑又復吐利
疾證遂頗危殆亟更醫易藥幸而所用藥漸見効此一

月來手足間皆能自如但微有弱處精神言語則不甚有異於常時但病體疲苶不堪少有衝冒雖蒙恩補外而留滯許時殊覺不安更稍可强勉即買舟東歸矣文海奏篇異數便蕃一時紛紛蓋因忿激而展轉至此病中唯静審以處之而已其始亦未欲以聞蓋累有宣諭故不敢緩也恐或欲知契丈祠請既不遂正人未遠去善類朝夕以冀宣室之興思也

垂諭夏小正及謝顯道出處暨檢元祐軍防篇病中未

能及此辰守回避之說亦以臥病無自而聞知然人之
異同亦非非我所可計耳令嗣皆已別拜書

與陳同父

其掩關幸無他惱但立秋後以酷熱繙閲亦稍廢耳桓
靈寶之喻讀之竦然凡讀易者要當深知此觀象之妙
非克盡已私者不能與然自昔英豪於事幾之際反瞠
然乎其後彼固非屈意於克已者果何說耶若便以私
意揣摩億則屢中斷之則其懸解於杪忽毫芒之表者

揣摩之譏殆不足以當其心也葢天姿之高得氣之清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但矜為已有則不能與時偕行多迎隨附益之病未知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保論至於是則所謂克己若雖若陳言要是不可易耳策問誠有味其言反覆展玩不能去手諸生有能領此意者否讀裴度處尤慨然三嘆也章侍郎行狀已闕　第恨平生未嘗接其言論風旨故於書法詳略不能措議衹見文氣之踈宕高勝而已

其間如論鄂州財賦云公戚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

論戚方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即上言叅知政事云云論虞丞相罷去之時叅知政事錢端禮以胏腑與政至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末云因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此數條皆是尤妙處亦是合斟酌處也

尊价伏奉誨示引紙疾讀恍如握手不知相去數百里之遠也長夏溽暑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館下粗遣自

入夏來以史限督趣平明趍局日落乃還舍人事醻酢一筆勾斷終日在書册堆中與往在明招况味無異只是糜耗廩稍每自愧恐耳時事非唯未易揷手職守各有攸司又兀然無上下之交若欲强聒則尚口乃窮矣平生非孑孑拘小諒者苟有善意其敢不承接而疏導之此葢兄之所深悉也諭及近况之詳慨然浩歎者久之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為明堂清廟之用此自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井

渫不食為我心惻葢非井文之盛而兄以此自處乎惟
冀益加寬裕從容自頤以慰見慕之徒之心幸甚廷對
山林草茅之論自應有少斟酌者後來亦深勉諸人勿
謄本傳播政如來諭所慮也居厚正則景明道夫已一
一道來意矣益恭諸公方且調護未知能回否不然則
且歸俟闕期近來請祠亦必可得也張欽夫近喪子得
書極無況力請出廣遂有鄂漕之命亦且得歸也劉茂
實固賢者但舉削一事從前不曾破戒然既蒙再三之

諭侯見李壽翁如其語及亦當贊助也

其館中碌碌粗遣但豪髮無補蠹耗太倉積愧如山耳

居厚往見必已前到今正則又赴約握手劇談亦是快

事一官所縛不能追逐上下其間殊憮然也清馥香一

貼鳳團一斤漫為山中之信其他正則自能詳道

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

姓而慤頗似有味畎澮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唯

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為伏槽循岸乃可貴可重耳

其官次粗遣但朋游散落益復鮮況適當天民君舉相繼引去之後又闕欲成羣隊只得癡坐靜待而已天民君舉於私計極便但恐天民規摹散漫未必能為求田問舍計耳三啟一誌展玩嘆賞不已然議論斷絶之久領解者必少也知安居定志日就平實此政惓惓所系望者甚休甚休居厚一病聞甚殆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一段然後養生處世亦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正則憂居後曾得消息否

其碌碌如昨無足云者示喻敢不敬領但太倉一粟或出或處豈能有所關繫但自當靖共守位固不敢無事自生瘡痏也

其碌碌官況粗遣無足云者秋成田間必多樂事試闈得失想自見慣然諸公却自無心非向者之比秪是唱高和寡耳漕臺却盡如人意王道父尤濟事也此月二日已畢尚氏姻事祭酒夫人自送來感念疇昔不勝慨然儒家清貧次第須可共淡泊也試闈得失本無足論

但深察得考官却是無意其間猶有誤認監魁卷子為吾兒者亦可一笑也歲事既畢田間必有佳況亦時有著述否書院中亦有一兩士子伴否李壽翁升從班差强人意但又減李仁甫殊可惜耳鄭丈移過宗寺君舉蹤跡遂安矣

某只今病狀除手足萎痺外其他頑健略如平時看書以舊難除終是有過當處凡見愛者無不痛口鐫戒雖未能勇從然亦漸就減少也永嘉之行未便登途否比

寫得正則一書而人不來取今以拜納書中數語偶與
來教叫屈之說合與正則發緘可共發一笑也張荆州
不起此自有所關繫豈獨游從之痛哉使其不死合點
檢整頓處甚多至於不自是不尚同則相識中未見兩
人也居厚無他苦否五月間聯騎相過甚幸病中尤思
朋友旦夕之望
承旦夕見過數日以望四經說千萬携行痼廢沈滯政
賴此以醒之耳小輩作撓似不足介意顏子犯而不校

淮陰侯俛出胯下兩條路徑雖不同這一般都欠不得

幸深留意鄙諺云赤梢鯉魚就𧁍瓮裏浸殺陳拾遺一

代詞宗只被射洪縣令斷送了事變大小豈有定所哉

病中畏寫字如虎縷縷至此意亦可念也

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

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魏於是乎有

書吳蜀合而附之魏書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

為三國紀年終焉不知魏書與紀年是一書為復是兩

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為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魏蜀吳則又似合三國為一者所謂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為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叙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邪此皆未曉之大者也魏武贊述來歴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詞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伐吳謂中國庶幾息肩亦未協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

心但賛詩之議却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絶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賛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為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作天猶以為未𨅊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賛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武烈賛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啟桓王之翺翔甚妙甚妙下三賛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賛尤其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

無遺憾也龎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

其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姿與駑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裒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也

與陳正已

其病軀凡百只如相聚時鐫喻極荷至意枯木朽株雖不繫輕重然斂晝護養自是病中所當致力也乍還膝下承顏幹蠱必日有新功從前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吾兄慨然欲力踐之真斯文之福惓惓之禱唯覬終之以不倦而已子靜經從稍款否朱丈已歸建安歲晚無惜一訪之耆舊凋落尤當汲汲也趙丘吳三子皆樸茂可喜第暑中不能久留耳因便切望頻寄數字蓋兀

坐一室絶無琢磨之益賴此警發憒憒不啻饑渴也他祈為道義毖重

近傳得張丈桂林論史數篇往往暗合人意已令三子錄呈矣

近見補榜知會面之日不遠為之欣然病體度夏幸無他課程亦不廢但少切磨之益耳乍還侍旁當有餘樂斡盤計漸見次第先之以身諒無不学應也

與葉侍郎 正則

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與郭養正

某哀苦日深無足言者之官既已定日跋涉良勞兩月來所講論細大亦略備矣內植根本乃萬事之元闈範一書所宜詳閱精思而力行之若門內尚有可愧外雖奮振策厲終亦無力千里之别敢以此言為餞

某哀苦待盡行矣祥除追慕殊無生意年來自念已分

工夫殊欠闕自歲初盡罷遣習舉業者庶幾不作無益害有益自此來講論者既無外誘當易見工也前歲面講者蓋甚詳悉今既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銷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汩沒須常以法語格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可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其一病踰年近覺差健但去秋有悼亡之痛至今懷抱猶不佳耳到官漸久想浸諳悉外物皆非可必只得自盡其職事以聽其何如勤謹寬耐勉之足矣新宰林和叔氣味既可親且詳練不苟前輩謂初官得長官之賢是終身得力處誠如此也適已面語吾友矣種種與之咨論必甚有益以吾友下問之廑故及此病中不暇他布餘惟力學自愛

所論條目詳悉足見不苟此皆所當然者若人以為異

之類皆未熟之所致但篤信而行之不要有自矜之意久久則自不見其異矣他不必過慮也林宰端審朝夕相聚必極有益蓋非特坐談耳

與鞏仲至 乾道辛卯冬

秋闈垂翅乃所以進德修業如吾友之文用於課試蓋無餘憾矣不必更費心神惟留意實學持之以厚而守之以默則所願望令伯有還轍之問否他惟以時自愛

與張知縣 商卿

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惟覬毋廢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旆從入郡當在何時傾耳車音以日為歲

朞迫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他無足言者政聲藹然姦戢惠孚甚休甚休素恃眷愛區區切有欲布陳者輒具別紙雖愚昧豈足贊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他惟若時珍護前拜召節

大猾既擒威信自此行於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遇事平心無先懐抑强扶弱之意惟視理之所在而已雖嘗攻擊縣道者茍其事理直却須右助之則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縱弛為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大害也前此豪猾意在搔擾縣道多端妄論人吏使縣中不

能存立此固當主張也然人心易得偏恐為彼所激
而主張太過要當於吏胥姦弊上高着眼彼見吾意
在抑豪强必取此迎合增飾以行其私意此尤當精
察
有自衢州來者說吾兄嘗雇乳婢價直間有未盡處
闕在西安縣竊料此必樞府使臣輩唱為此說流
言固止於智者然既立敵者衆凡涉薏苡之嫌者要
當力遠之

其比者冒被除書實出推揚之賜第學淺識闇不足以表率多士而疎懶之性驅之於奔走酬酢之地尤非所宜益自懼耳贊變闕然未蒙箴規砭劑之誨殆非素所望於門下者也改月遂行益遠屏著預深悵怏

示諭謹已稟知張丈矣竊謂當官而行內省不疚則毀譽之紛紛一聽之可也願益肩初志使一邑終受實惠幸甚

某黽勉復來遂冒文館皆疇昔教誨之賜感佩曷勝第

疏野之姿置於酬酢之地終非所安耳因風尚望鞭策俾逃於戾幸甚政成化洽想綽有餘暇譽處如此豈一方所得久擅耶質之輿論召擢在旦暮矣重番之賜殆非所望於故人不敢效尤以取踈外尚幸恕察

某闔户待盡無足勤記錄承閒視篆在即一方凋瘵得賢者拊摩覆護百里之幸也日來督趣旁午雖曰難展手然折肱之餘飽於諳歷惟培養本原使忠愛之心益厚則斟酌調劑羊腸蟻封間蓋自有餘地也益遠展對

臨紙悵然

雜說

與君子居則以小過為大過與小人居則以小善為大善蓋立乎衆君子之間所見所聞皆善也苟已有纖芥之過是以一濁而汙百清也人必競以為怪矣故過雖小而必自以為大焉立乎衆小人之間所見所聞皆不善也苟已有纖芥之善是以一清而形百濁也人必競以為高矣故善雖小而必自以為大焉大抵士之與小人處者其善易為故其心易足其名易彰故其心易驕

易足者怠之本也易驕者傲之本也既怠且傲其去小人不遠矣於乎士之不幸而與小人處者豈必隨其為惡哉雖自守為善而冥冥之中已為所移矣戒之哉

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

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蘧伯玉有言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蹷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與惡人處之法也所謂就者就而不逆也所謂和者和而不同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于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

可矣守而勿失也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必知其所以當為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時之偶中安知他時之不失哉

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於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為善若雜然並列於前今日讀某書明日讀某傳習其前而忘其後

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勇怯豈有常哉亦在夫勉之而已矣衛太子蒯聵為趙簡子右望鄭師自投于車下及戰鄭人擊簡子中肩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勇怯變於須臾之間所謂勇可習也

善猶秦也惡猶越也勤與惰猶車馬也善之與惡相去亦遠矣驟驅小人而納之君子之域不能也驟驅君子而納之小人之域亦不能也然使小人而勤則矯揉磨

屬氣質之移不期善而自善矣故勤者適善之車馬也使君子而惰則燕安逸豫浸忘初心不期惡而自惡矣故惰者適惡之車馬也學者審其御而已矣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為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為法不善以為戒善者以為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為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

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禮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夫禮者理也理無物而不備故禮亦無時而不足在山而待魚鼈以為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澤而待鹿豕以為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山則禮足於山在澤則禮足於澤在貧賤則禮足於貧賤在富貴則禮足於富貴隨處皆足而無待於

外彼謂小官不足以行志必官達然後可行志閒居不足以自見必臨事然後可自見烏足知此理哉

門人周公謹介所記

宣王當大旱之際夜觀星象惻然有憂於中而百姓便知宣王之見憂仍叔因此作詩後之人雖有宣王之憂而民莫之知何也蓋緣周之時法度修備人才務實荒政十有二便是法度方叔召虎輩便是實材人君一有此心則上下相應百度畢舉自然天下知之玩百姓見憂四字甚有味

以左右民不使之在左在右輔助之歸於中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須是當見時便思便授過後則無益

修辭立其誠凡人須是誠實若有此實便發此言此即是修辭此便立其誠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樸實即是種子有此種則德日大

聖人制喪禮父三年母朞非重父而輕母須識得乾坤

之義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受氣者天成形者地其義自是如此

乾聖人之事業坤賢人之事業坤是做工夫處

版籍是天下大事不可不知

子靜曰關雎是后妃之全德餘篇皆指一事說自鵲巢以後亦如此此只論二南

看欲以師事有若一段見得當時孔門中不自相標題出來

孔子當時見顔子死教子貢亦甚切觀其不以衆人事告子貢可見後來子貢反築室於場一段亦可見

周禮一書其財皆有所主獨養士財用不言想只是司空之官主之

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

何謂三綱舉其綱萬目自張人君既正於上則百官兆

姓皆舉於下父既正於上則嫡庶皆舉於下如夫為婦綱在庶人則一妻一妾以天子言之則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天子既正於上則后夫人皆自正於下

必先斯四者范淳夫說如人之身易受風須多著衣服此說亦好

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饑溺孔子歴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惟商

鞅一出皆反聖人之道便已則從害人則不恤

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

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樸故也

奉順天德是總前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

毋泄地氣是八家一井不多鑿井

春夏出就田廬冬閒入城郭不比今時去城郭遠甚小

曰堡其次曰邑又其次曰都自堡邑城郭不過二三里

間

宣王小雅始於六月大雅始於雲漢二詩相表裏想雲漢在前六月在後或曰宣王初間如此之鋭而後來至有白駒黄鳥之刺曰此非是不學只是做不到底厲王無道民心怨怒至欲殺其子而召康公殺其子以代宣王之死當時大臣雖欲立宣王而不敢至共和十四年宣王方立想宣王在此十四年豈不下工夫若不如是一旦出來如何便得天下喜於王化之復行以此見得宣王不是不學

後生看先儒議論則養得厚先儒議論蓋謂傳注

讀詩不要思量過當須識得當時意

司馬遷有變風變雅意惜乎無正風意

學者多不要看先儒議論如至大至剛以直必有事焉而勿正此本是趙岐說後生却謂伊川創出此說令所編詩不去人姓名正欲令人見元初說着詩先要看大義又要研窮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是看大義研究時却須子細看

陸教授為人慈祥誠實所謂吉士

律惟隋時理會得子細唐時因之本朝即用隋律方鎮源流本自秦漢間事秦則守監漢則刺史刺史即今監司之類其後以為州牧權始重

周禮自横渠始開門户先叙官以歴代較看次看前三官次理會王宫一門

李迂仲說鄭風是淫亂詩不然孔子告顔子以為邦乃聖人治天下之規摹與後世做箇樣子尚說放鄭聲安

肯却入在詩中
大抵為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閒邊閒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
追王大王王季記謂不以卑臨尊此意恐錯武成言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蓋王業始於大王王季若其子為王父為百姓豈可不以父為尊

或人問中庸鬼神一章曰後生未要理會此且須理會孝弟忠信此亦非兩事且如人遠去家至深山廣谷之中而不敢為不孝不弟者何須是識得此

汪端明與人言事或人雜之以他事至終必卒其言乃已

侯師聖避盜胡五峯庵中其僕厭久以沙和飯一日五峯見之怒其僕因曰何為不言答曰旅瑣

或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

讀書乃餘事今之有姿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蹴等皆緣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

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為害不止及其身殊可畏也士大夫孰不自以為正柰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迹執而不化遂有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發蒙時便須教之以正曲禮言幼子常視毋誑亦此理

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

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為小人矣

凡看古人書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

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只是曉事

顔子問仁孔子獨告之以克己復禮與告他人略不同

顔子欲知下手處便請問其目此顔子善問者也孔子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惟勿

字最要體認四者之中勿聽尤難非是用功之深臨時禁止亦不得

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學者不可起長嘆之聲此意思最易得斷續其與公相聚許時何嘗有此

儒者當通世務只緣近來儒者要通世務又却不能爲純儒此說亦甚深長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看周禮須先看敘官先錄歷代百官志及本朝官制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墨者泛而無統必至於楊吝嗇而後可近道

已亥秋所記 靳居對諸生說

後唐莊宗入汴志便滿者何故曰但一將耳

經須逐字看

讀書須下大工夫久後必有所見

侯景之亂雖無朱异梁亦必亡觀其後嗣之所為其終亦必亂

正義說吳楚僭亂所以不列於詩亦不須如此看只須看三百篇之義便了吳楚無詩亦是當時王教之所不及吳又是最後出

問詩之有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不知是取其坤有彖乾之義否曰固是亦不止如此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之門

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且久乃有所見

問人或堅意爲善或阨於困苦今時又不及昔人朋友間能同心叶力曰此只看有朋自遠方來一節須是看人不知而不愠然後完備老子說知我此已自說得錯

葛覃卷耳皆是做工夫處關雎是成德處三詩當合看當時三詩並歌

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自古至說命方說學

讀書其辭雖多要處亦少如論語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說明於庶物尚書惟學遜志務時敏此處最要識

天下只有兩件事君子振民育德先育德後振民先修己後治人此通內外之道

關雎女曰鷄鳴大小雖不同其意則一

天下事何嘗一件不是學如百工技藝皆是學惟學故精何嘗一一炫燿出來

看書如與人交游不必事事要如他與之熏習久必自有味

如后妃之詩鳥獸草木皆有其意只在后妃其他更不須泥識得此三百篇不過如此

棠棣一篇非真實是究是圖豈能識兄弟之情如此故終之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為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要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畧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先儒至說性命不知曽下幾年工夫方到

學者多舉伊川語云漢儒泥傳注伊川亦未嘗令學者廢傳注近時多忽傳注而求新說此極害事後生於傳注中須是字字考始得

看有狐詩如居一鄉須闕一鄉之情

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若是明敏人不如此看

亦無所補若是至鈍人能如此看雖然有淡薄處亦隨淺深而有所見也

河間王讀書皆務實非他不能用毛公

看詩有三節如看衛文公之詩須知衛之興讀王黍離之詩須知周之亡其氣象可知大處既看小處亦當看

如定之方中及黍離是也小處是一篇之中訓故是也且就一篇論之大處如升彼虛矣景山與京是也小處如降觀于桑是也此是讀詩之法或有一篇之中

取一句者如孔子觀木瓜之詩而知苞苴之行是也
看詩即是史史乃是實事如詩甚是有精神抑揚高下
吟咏諷道當時事情可想而知
詩之體不同亦如今人作文亦有文意甚易曉者如兎
爰是也有意在言外者碩人清人之類是也碩人詩無
不見荅意但則美族氏之盛容貌之美車服之華則其
人可知矣如中谷有蓷全是意見當時人君不能保民
與有狐不同大凡陳古刺今之詩全是要人看

心解即熟

離經是分文辨志是求義不必深遠說此只是看文義

戰國令人皆不識自春秋以來亦是一節通鑑自此入

亦有意

戰國有七雄皆非古之諸侯四國是篡臣秦楚又是夷

狄只有燕一國又僻陋戰國之時正如一箇人家初為

士自後變而為商家

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

之君自當以儉為先何慮不及此也

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据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天官總許多宿衛地官載許多圖籍此二官所以大也

看周禮政如看一株樹其他皆分枝布葉

典是堯舜夏商之典周公制此一書蓋欲整齊天下

看柏舟詩須合尚書微子篇看方知得仁人之心衛之君固不如紂之甚衛之小人亦未至若紂時之甚然衛

之仁人只是一人全無可同心者微子猶有三人可以共扶持有說話處

馬遷能克已可勝仲舒莊周能克已可勝荀子

唐時有畫鍾馗第三指撓一小鬼或人命畫工改之畫工持去數日後乃自畫第二指撓之問何不改對曰前時之畫其力乃在第三指所以改不得

問趙仲長不說衆人所說之話何謂衆人所說之話曰如仕宦說東邊俸厚西邊俸薄之類耳

庚子所記是年春撫州陸子壽教授自越來幾一月

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牧是畿外諸侯世世襲爵長是畿内諸侯世世受采地

孔子但教漆雕開仕不曾教顔閔此處當看

内政當作兩節看始初管仲但依周制作鄉遂將成之際為桓公催趲得緊所以作内政自奇變為耦看國語可見

或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夫子亦可謂得用至十三年

能感動得二家隳其城尚有一家未隳据左傳見隳費亦自費力當時夫子不因齊人歸女樂去曾時此一家亦自未見得以此見得天下之事不易做而今天下只因其勢而為之凡事亦不可遽為當時諸侯治一國猶近而易為今則難對曰只要知大條目姚崇所謂擇十道使亦其一或曰此在得人上須是陰培養得人才然後可對曰人材須是他務實方得然後逐一節移去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

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説方壞盡兩税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出來

光武治天下規摹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曰天地只是和氣尹和靖為人極和粹後愈和

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顏真卿雖不甚得講貫其議論亦活如論封號一事亦好

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五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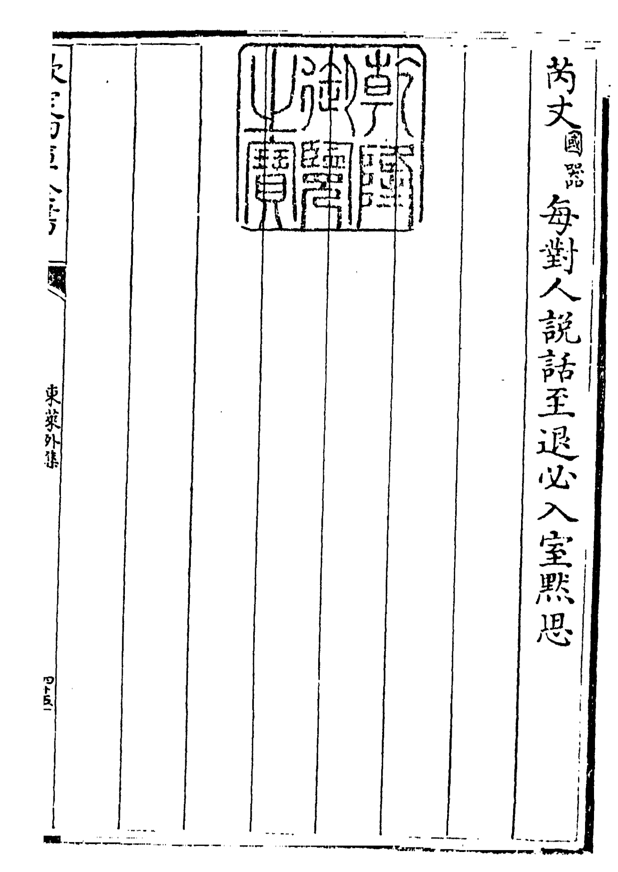
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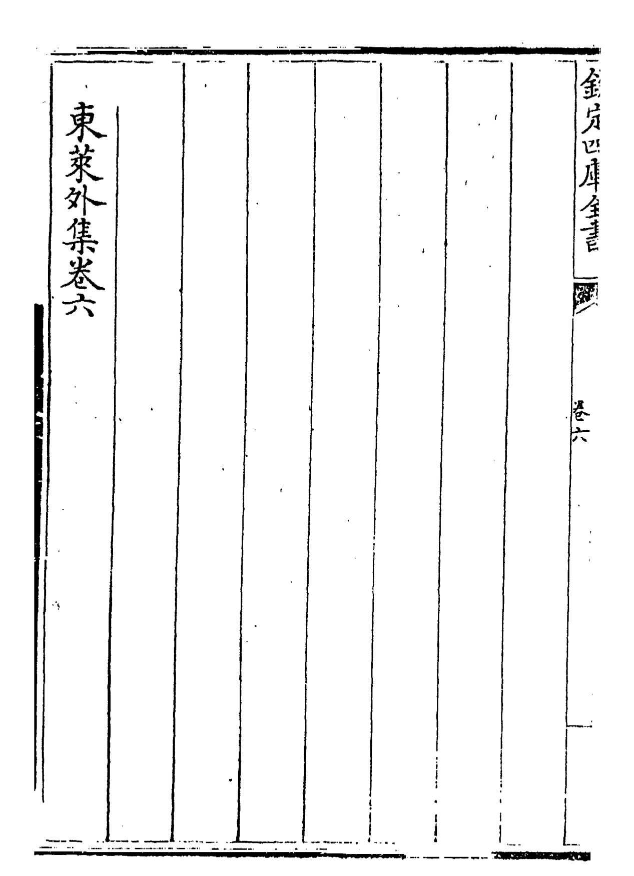
為人細碎則大體處多失雖諸葛亦有此患

劉執中初間不屈王介甫後為王介甫用此是如何或曰只是無本領介問何謂無本領曰著實工夫便是本領葉公好龍見真龍至便驚相似學者亦多坐此患不可不察

宗杲嘗曰聰明人有三斗昏

芮丈國器 每對人說話至退必入室默思





東萊外集卷六